



卷三

〔英〕安东尼·瑞恩／著 露可小溪／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渡鸦之影

火焰女王 上

A Raven's
Shadow

Anthony Ryan

番外篇

A Raven's Shadow: Queen of Fire 上册

渡鸦之影

卷三 火焰女王

[英]安东尼·瑞恩/著
露可小溪/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A Raven's Shadow : Queen of Fire

Copyright © 2015 by Anthony Ryan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,

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(USA)LLC,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.

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154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渡鸦之影.第3卷,火焰女王/(英)安东尼·瑞恩著;露可小溪译.

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8.9

书名原文:Queen of Fire

ISBN 978-7-229-12244-7

I.①渡… II.①安… ②露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2307号

渡鸦之影(卷三):火焰女王(上下册)

DUYA ZHI YING (JUAN SAN); HUOYAN NUWANG (SHANGXIA CE)

[英]安东尼·瑞恩著 露可小溪译

联合统筹: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邹禾 许宁 方媛

装帧设计: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绘画:NAVAR

责任校对: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23 字数:586千

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244-7

定价:99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部

渡鴉于飞，其羽不辍。

憧憧其影，于地徘徊。

——瑟奥达诗歌，佚名



佛尼尔斯的记述

我带俘虏抵达码头时，他正等在那里。他的身姿一如既往的挺拔，瘦削的面孔朝向海平面，斗篷紧裹，以抵御凛冽的海风。我原本颇为不解，却瞥见一条梅迪尼安式样的狭船正在离港，载着一位令他念念不忘的重要乘客向北疆驶去，于是我之前的疑惑便烟消云散了。

他扭头见我走近，嘴角浮起一抹严肃而谨慎的笑意，我知道他是等着看我离开。自从埃尔托城解围后，我俩鲜少交谈，仅限于简述实情的三言两语，概因他不断有战事缠身，以及先前那番惊天动地的冲锋所导致的某种后遗症——原本坚毅有力的面容因之蒙上了一层倦意，双眼通红，皮肉松弛，缺乏生气；曾经刺耳到粗俗的嗓音，也变成沙哑的低语。如今那种影响已消退大半，我看得出来。近日的战事似乎有助于恢复他的气力，我对此甚感好奇，不知他是否从尸山血海之中汲取了某种养分。

“阁下，”他端端正正地冲我稍一鞠躬，然后向我的俘虏颌首致意，“夫人。”

佛奈娜点头还礼，却未回话，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对方。腥咸的海风吹乱她红棕色的头发，一绺灰白的发丝赫然显露于其中。

“我接到的命令已经够多了……”我刚一开口，便被艾尔·索纳抬手打断。

“我不是来下达命令的，阁下，”他说，“只是来道别，愿你顺心遂意。”

我并未立刻回应，却端详起艾尔·索纳的面庞，但见谨慎的笑意有所收敛，乌黑的眸子略带防备。可能吗？我心想。他这是寻求我的

原谅？

“谢谢，大人。”我说着，提起沉甸甸的布袋，挂在肩上。“我们要登船了，趁着还没涨潮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我陪你们过去。”

“我们不需要卫兵！”佛奈娜的语气相当刺耳，“该说的我全说了，你们的鉴谎师也已判定过真伪。”

确实如此，今早我们出发时无人护送，也未举行仪式。联合疆国新立的朝廷既无暇顾及于此，也不注重繁文缛节。

“的确，尊敬的市民，”艾尔·索纳的倭拉语极不熟练，口音浓重，“但我……有话对这位灰衣人说。”

“是自由人。”我纠正了他，又换回疆国语说：“灰衣代表财产，而非社会地位。”

“啊，受教了，阁下。”他退开一步，摆手示意我向登船码头行去，那儿候着一排梅迪尼安战船和商船。我们的船理所当然停泊在队列的最前头。

“哈力克兄弟送你的？”他冲我肩上的布包点头示意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大图书馆里最古老的十五本书。是我在有限的时间内，从他的库藏当中挑选出来的可用之书。”其实我在提出请求时，还以为那位兄弟馆员会有异议，结果他只是友善地点头同意，然后厉声命令一个侍者从临时充当藏书室的马车上取来我要的书卷。我知道他之所以表面上不在乎这种窃书的行径，某种程度是因为他的天赋——他不仅随时可以誊写出副本，而且态度堂而皇之——毕竟这种事情不必再遮遮掩掩了。他们所谓的黑巫术，如今已经能被公开展示与谈论，天赋者得以自由地研习各种能力，无须担心遭受迫害甚至处决——至少法令如此。我发现那些没有天赋的人脸上仍有恐惧以及嫉妒，因此我有所怀疑，或许天赋者暂不见光是最明智的决定。但如今战火绵延，哪有不见光的角落呢？

“你真的认为他就在世界的某个地方？”半路上，艾尔·索纳问，“那位盟友？”

“如此强势而恶毒的存在必然有迹可循。”我说，“大人，历史学家就是猎人，在书信和传记的灌木丛里翻找蛛丝马迹，顺着记忆的足印追捕猎物，不管对方是人，是兽，抑或两者皆非。反正我不指望查到那家伙真实可信的来龙去脉，但它必定有迹可循，而我打算找出来。”

“那你千万当心，我怀疑它对你的打算不会毫无察觉。”

“对你也是。”我顿住了，抬眼一瞥，见他眉头深锁。你的确定无疑哪儿去了？我心想。在我们早先相处的那段日子里，他最恼人的特质之一，莫过于不容软化、无可动摇的刚毅性格。如今他只是个愁眉苦脸的普通人，面对未来艰苦卓绝的考验，忧心忡忡，不堪重负。

“夺回都城绝非易事，”我说，“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留守此地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来年开春。”

“明智与战争难以共存，阁下。你说得对，一切或许都在盟友的预料之中。”

“那为何……”

“我们不能固守于此，坐以待毙——正如贵国皇帝不能指望盟友置之不理。”

“我非常清楚应该如何告知皇帝陛下。”我把装有密封卷轴的皮袋挂在脖子上，它的重量远不及装书的布包，但不知为何，感觉异常沉重。我心想，少许墨水、几张羊皮纸和一块封蜡而已，却可以送数百万人上战场。

我们行至船边驻足，这是一条宽阔的梅迪尼安商船，在蛇牙之战中烧焦的船身并未被重新刷上油漆，船舷仍留有箭射刀砍的痕迹，收在索具上的船帆补丁累累。吸引我目光的还有蛇形船首像，尽管其下

颌处缺了一大块，但仍然可以辨认得出。我的目光转向踏板尽头的船长，此人抄着粗壮的双臂，满脸怒气腾腾，我对这张面孔的印象再深刻不过了。

“敢问大人，挑选这艘船是不是您的意思？”我问艾尔·索纳。

他耸肩的同时，眼里闪过一丝戏谑的神采。“此事纯属巧合，我向你保证。”

可惜我的心胸已填满怨恨，再不能多添分毫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向佛奈娜摆手示意。“尊敬的市民，请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来。”

她迈着数百年练就的优雅步伐走过踏板，与此同时，艾尔·索纳的目光寸步不离。“不管鉴谎师怎么判定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容我提醒你一句，不要相信她。”

“我伺候她的时间可不短，这个教训早就学到了。”我又提起布包，颌首道别，“告辞了，大人，期待您的传奇战绩……”

“你先前说得对，”他打断我的话，谨慎的笑意去而复返，“我对你讲的那些故事当中，有一部分……遗漏。”

“您是说谎言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收敛了笑容。“但我相信你有权获知真相。我不清楚这场战争将会如何结束，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活到结束的那一天。但如果我们还活着，请来找我，我保证据实以告。”

我也知道，我本该感激不尽才是。哪位学者不想聆听此等人物口述真相？但当我迎上他的目光，内心却毫无感激之情，只有一个念头、一个名字。塞利森。

“我常常好奇，”我说，“不知道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，如何毫无愧疚地活在世上。一个取人性命的杀手何以面对良心？如今我和你一样成了杀手，我却发现灵魂根本没有负担。说到底，我杀了一个坏人，而你杀了一个好人。”

我转身登上踏板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第一章 莱娜

唤醒她的是雪。柔软而冰凉的雪花落在肌肤上，刺痒却并不难受的触感把她拽出了黑暗的梦境。过了好一阵子，等她找回支离破碎的记忆，一幕幕画面轰然袭来，恐惧和困惑顿时占据了身心。伊尔提斯咆哮着冲上前去，长剑寒光闪闪……金铁大震……一记重拳向她的嘴角横扫而至……还有那个人……那个烧着了她的男人。

她张嘴欲喊，却只是低低地呜咽一声，接着喘了口气，冰冷的空气立刻灌进胸腔。她似乎从里到外都快要结冰，先前烧得那么猛烈，眼下却有冻死之虞，这种感觉着实怪异。

伊尔提斯！脑海中突然冒出这个名字。伊尔提斯受伤了！说不定死了！

她企图仅凭意志力驱动手脚，站起身来，以女王的全副威仪召唤医师。然而，她只能轻声呻吟，微微抖动手指，任由冰雪肆意抚摸。她不禁怒火中烧，连胸口的寒意也驱散了。我要起来！我不能像条遭人遗弃的狗，活活冻死在雪地里！她又断断续续地吸了几口气，拼尽所有的力气，鼓起满腔的愤怒，放声尖叫。那是激烈的喊叫，女王的喊叫……然而在她自己听来，不过是齿间涌动的气流，以及不知所谓的杂音。

“……最好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，军士！”有人厉声喝道，语调铿锵有力，发音简省利落。说话者是行伍之人，另有靴子踏雪的嘎吱声为证。

“守塔大臣说要好好照料他，队长。”回答的人带尼塞尔口音，年纪偏大，没有前者那般掷地有声，“还说要尊重他。对待来自海角

的其他居民也是一样。而且他好像特别急切，结结巴巴的，一次只能蹦两个字出来。”

“海角的居民，”队长的声音柔和了许多，“我们应该感谢他们，夏末竟然下雪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嘎吱嘎吱的脚步声不见了，代之以匆促跑动的声响。

“陛下！”有人按住她的肩头，轻柔而急切，“陛下！您受伤了吗？您能听见吗？”

莱娜只能发出呻吟，手指再一次抖动。

“阿达尔队……队长，”是军士在说话，吓得语不成句，“她的脸……”

“我长眼睛了，军士！去找守塔大臣，请他去凯兰兄弟的帐篷！派人把大人送过去，别提女王的情况，懂了吗？”

雪地上又有不少靴跟声响起，她感到有某种柔软且暖和的东西从头盖到脚上，然后自己被抬了起来，冻僵的后背和双腿阵阵刺痛。队长抱着她狂奔而去，她却陷入黑暗之中，丝毫不觉颠簸。



第二次醒来时，他守在身旁。她的目光沿着顶棚流转，发现他坐在床边。尽管他的眼珠和昨天一样，依然蒙着一层血雾，却明亮异常，神情专注。他凑过来，乌黑的眸子似要透过她的面皮，向深处观察。他烧着我……她闭上双眼，别过脸，强忍泪水，待稍稍平息了胸口的痛楚才回头望去，见他跪在一旁，垂首低眉。

“陛下。”他说。

她吞了吞口水，试图开口说话，原以为发出的嗓音必定虚弱沙哑，不料竟有几分高亢刺耳。“艾尔·索纳大人。相信你今早一切都好。”

他抬起头，表情严肃，眼神依旧凌厉。她很想说，无论对方是不

是女王，他这样目不斜视是无礼的表现，但她也知道，若是真讲出来，反倒显得沉不住气。出口之言必须字斟句酌，父亲如是说。佩戴王冠之人所说的每一个字，皆将为臣民所牢记，即便这样，也会有曲解本意的可能。所以，我的女儿，有朝一日若是这顶金圈压在你额头上，那些不符合女王身份的话，一个字也别说。

“……很好，陛下。”维林应道，始终单膝跪地，听凭女王起身。她没想到肢体竟能活动自如。有人替她脱掉了昨晚所穿的长裙和斗篷，换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棉布常服，料子舒软怡人。她轻抬双腿，坐在床边。“请起，”她对维林说，“早在太平盛世之时，我便以为仪式沉闷乏味，我们俩私下相处更无行礼的必要。”

维林闻言起身，目光却未离开她的脸庞。他把椅子拉近了些，坐在对面。这一举动似有几分犹豫，他的手也略有颤抖。此时两人相距不过一臂之遥，是夏令集市之后最接近的一次。

“伊尔提斯大人状况如何？”她问。

“受了伤，但无性命之忧。”他说，“只是左手小指冻伤，凯兰兄弟不得已将其截断。他好像毫不在意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来见您，拦住他可是相当不容易。”

“在交朋友这件事情上，我这一路上的运气好得出奇。”她顿了顿，深吸一口气，硬着头皮说出了接下来的话：“我们昨天没什么机会说话。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疑问。”

“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。关于您……受伤的经历，外界流言蜂起，据说事故发生在麦西乌斯王驾崩的同时。”

“麦西乌斯是遭奸人谋害，凶手是第六宗的弗伦提斯兄弟。我为此杀死了他。”

她注意到维林大受震动，好似被一把冰冷尖刀刺中要害。他佝偻着背，双眼失神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想当兄弟……我想跟你一样。”

“他旁边还有个女人，”莱娜接着说，“和你的兄弟一样，伪装成

逃跑的奴隶，漂洋过海而来，编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。我杀死弗伦提斯兄弟后，从她的反应判断，他们的关系似乎异常亲密。爱情使人疯狂，倒也不稀罕。”

他打了个冷战，悲痛莫名地闭上眼。“杀他可不容易。”

“我和罗纳人相处过一段时间，学了一点特殊的技艺。我看见他倒地，然后……”火舌蜿蜒着舔过她的肌肤，犹如野猫的利爪，喉咙里满是皮肉焦糊的臭味……“看来我的记忆力终究有其局限。”

维林陷入沉思，许久没有作声，面色比以往更加憔悴。“我知道他回来了，”最后他轻声说道，“但不是为了这种事。”

“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解释另一件事，”莱娜一心把他拽出阴云密布的记忆，“你在尼莱什城所受的待遇。”

“不，陛下。”他摇头道，“我向您保证，我不要求任何解释。”

“那场战争是巨大的错误。他们抓住了麦西乌斯……我父亲的判断……失常了。”

“我认为雅努斯王几无判断失常的可能，陛下。至于战争，您早已告诫过我，我还记得。”

她微微颌首，心脏却剧烈地跳动起来。我曾那么确信他会因此恨我。“那个人……”她说，“那个拿绳子的人。”

“他名叫韦弗，陛下。”

“韦弗，”她复念一遍，“我认为他是某个邪恶势力的探子，趁我们元气大伤之际，潜伏在你的军队里，等待时机发动袭击。”

维林微微往后靠去，满脸的悲伤变成了迷惑。“陛下，您说袭击？”

“他救了我，”她说，“打倒了那家伙，然后又烧伤了我。我承认这件事很奇怪，不过我逐渐明白了一点——这些怪物的行为根本不可捉摸。”她喉头一哽，回想起那个强壮的年轻人把自己拉近的一刻，随后烈火灼烧，热力逼人，比王座厅那日的恐怖场景更有过之。她抬

起头，鼓足勇气迎上维林沉稳的目光。“有什么……不对吗？”

对方吐出一声轻叹，伸过密布老茧的粗糙手掌，抓向她的双手。她以为只是一种抚慰的表示，随之而来的将有什么可怕的消息，但维林握住她的手腕，举了起来，向她的脸庞贴去。

“不要！”她企图挣脱。

“相信我，莱娜。”他柔声说道，把手指按到脸上……那是光滑而完好的皮肤。待他抽回手，莱娜情不自禁地摸索每一寸肌肤，从眉毛摸到下巴，又摸到脖子。哪儿去了？她疯狂思考着，既找不到粗糙而斑驳的疤痕，也感觉不到烧灼的剧痛——尽管贴身女官每天为她在烧伤处涂抹药膏，疼痛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。我的脸怎么了？

“我知道韦弗的天赋非常强大，”维林说，“可这种程度……”

莱娜紧紧地捂住脸，强忍着抽泣的冲动。出口之言必须字斟句酌。“我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然后从头开始，“我要你……召集军事会议，尽快……尽快……”

这时，她感到泪水滑过脸颊，一双强有力的胳膊搂住她的肩膀。她将头靠在他胸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

镜子里的女人摸着满头色泽暗淡的发茬，皱起光洁的眉头。能长出来，她知道。这次或许不留那么长了。莱娜的目光在烧伤最严重的地方梭巡，发现皮肤虽然愈合，却并非完全恢复如初。眼睛附近有些极细极淡的线条，杂乱无章地从眉毛延伸至发际。她想起玛莱萨所使用的那具可怜而又混乱的躯壳，那天在圣山底下说的一句话。现在还没有……你那些伟大的印记啊。

莱娜稍稍站远了些，左右摆头，借着从帐篷开口处透进来的阳光观察印记的样子——不知为何它们淡去了不少。镜中有影子闪过，她看到伊尔提斯出现在身后，捏着那只吊在胸前的缠满绷带的手，目光

躲闪不定。一个钟头前，他步履蹒跚地走进帐篷，一把推开本顿，跪在她面前，磕磕巴巴地请求原谅。当他抬头看到莱娜的脸，便立刻闭嘴了。

“你该卧床休息，大人。”她说。

“我……”伊尔提斯眨眨眼，泪光闪闪，“我将寸步不离您左右，陛下。这是我发过的誓言。”

我成了他的信仰吗？莱娜颇为好奇，只见镜中的大汉摇摇头，晃晃身子，强行挺直脊梁。原先的信仰确实令人失望，所以如今他又在我身上找到了奉献的热情。

帐篷的门帘一分为二，维林进来鞠躬致意：“军队已准备就绪，陛下。”

“谢谢，大人。”她伸手示意奥瑞娜——女官手搭一条带兜帽的狐皮斗篷，瑞瓦小姐热情满满地提供了成堆的衣物，这是她从中选出来的一件。奥瑞娜应召上前，把斗篷披到她肩上，米欧尔跪下来，为她尊贵的玉足奉上一双华而不实的鞋子。“好了，”她说，踩进鞋子里，拉起兜帽，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帐篷外已备好一辆高大的无盖马车，维林一边陪同莱娜走过去，一边伸出手来。她扶着维林的手登上马车，同时提起斗篷下摆，以免绊倒。一想到在这种场合摔个狗吃屎的情景，她差点咯咯发笑，幸而及时忍住了。出口之言必须字斟句酌。

她一路扶着维林的手，伫立在马车上检阅这支新军。来自北疆的胖子兄弟早就汇报过——那家伙说话时眼睛瞪得滚圆，不断偷瞄她的脸——目前北疆大军将近六万男女，外加附近的三万瑟奥达人和俄尔赫人战士。列队迎候的各军团大多仪容不整，像是一盘散沙，远不如瓦林斯堡阅兵式上的疆国禁卫军那般整齐划一。阵中确实有少量疆国禁卫军，与其战友形成鲜明对比，他们位于队列正中，由凯涅斯兄弟坐镇。不过，这支新军的主力仍属马文伯爵率领的尼塞尔人、维林从

北疆征募的军队，以及沿路加入的新兵。莱娜发现军容极其杂乱无章：盔甲和兵器五花八门，大多来自不计其数的倭拉死人；旗帜也是临时凑合的，色彩单调，意义不明，远不如疆国禁卫军的军团旗。

瑟奥达人聚在队列右翼，无数战士默然而立，好奇是他们脸上唯一的表情。俄尔赫人列队其后，大多跨骑高头大马，同样悄无声息。瑞瓦小姐接受了莱娜的诚挚邀请，带领已不足三十人的家族侍卫队出席阅兵。备受战火摧残的弓手似乎也全员到齐，他们在女总督身后排成两行长队，个个背跨长弓，体格健壮，眼神坚毅。跟随瑞瓦小姐左右的是女参事、弓手总兵安提什，以及年事已高、长髯飘飘的戍卫军司令，眼见莱娜驾临，无人流露出哪怕一丝敬畏之色。队列右翼是以海盾为首的梅迪尼安船长们，但船王埃尔-努林故意越过海盾，站在其前方几英尺处，海盾则抄着胳膊，歪头瞧着莱娜，那一抹惯常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灿烂。遗憾的是，她只希望那笑容赶紧收敛为好。

在整支军队背后，是黑烟尚未散尽的岛城埃尔托，雪花仍在飘落，大教堂的两座尖塔积上了一点沾染尘灰的脏雪。

此时，马车上的莱娜微微一怔，看见了身材娇小但外表与众不同的达瑞娜小姐。她就站在北疆戍卫军的前排，身旁是阿达尔队长。莱娜在阅兵现场吸引了万千目光，唯有达瑞娜例外，她直勾勾地望着维林，眼里饱含热情。发觉到这一幕，莱娜不由感到维林的手掌也有些发烫，于是顺势松开，面朝军队，拉下了兜帽。

一阵躁动如涟漪般在队列中荡开，各种响声混杂其间，有畏怯的喘息、誓语和祷告，还有克制不住的惊叹。士兵们惊疑不定地交头接耳，导致本就松散的队形越发凌乱。只有瑟奥达人与俄尔赫人是个例外，他们依然无言，不过神情上明显有所戒备。等到私语声愈来愈嘈杂，莱娜抬起了手，然而一时之间，噪声竟未减弱。她担心需要请维林协助维持秩序，好在阿达尔队长一声令下，将官和军士立刻行动，

队伍总算安静下来。

莱娜扫视着全军，目光扫过之处，有人不敢与她对视，低眉垂首，浑身战栗，也有人一脸惊讶，并无别的表情。

“我此前没有机会在你们面前讲话。”她的嗓音洪亮有力，透过冷冽的空气，传得很远，“也许有人还不知道我姓甚名谁，对其而言我的头衔太多，就不一一列出、叨扰诸位了。简单地说，我是你们的女王，守塔大臣艾尔·索纳大人和库姆布莱女总督瑞瓦小姐也是如此称呼我。不少人昨天见过我，看到的是一个满脸烧伤的女人。此刻你们却看到了一张完好无损的面孔。我以女王的身份发誓，我决不对你们撒谎——所以我诚实地告知诸位，是黑巫术治愈了我的烧伤。我不会说我得到了逝者的祝福，也不会说是受到了某位神祇的青睐。我如今能重展旧颜，现身于诸位眼前，是因为一个拥有天赋的男人，而我不能假装自己理解这种天赋。此事并非出自我的命令，亦非事先谋划所致。不过，我并无理由后悔，惩罚此人更不在情理之中，毕竟他是好心助我。想必许多人已经发现，军中还有人拥有类似的能力，那些善良而勇敢的人，只因与生俱来的能力就被我们狭隘的律法宣判了死刑。鉴于以上种种，我在此以女王的身份下令，所有禁止使用天赋——俗称的黑巫术——的律法，全部废除。”

她顿了顿，以为有人会起哄，会高声抗议。结果众人沉默不语，每一张面孔都是那么专注，那些原先避而不视的人，此时也挪不开目光。他们有所触动——莱娜明白过来。好事。

“在场的诸位，无不曾经受苦难，”她接着说，“在场的诸位，都有爱人、孩子、朋友或父母被杀害。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尝过鞭子的滋味。很多人和我一样，挨过恶人的欺凌。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受过烈火的煎熬。”

这时，一阵咆哮声陡然响起，有人怒不可遏地低声念叨。莱娜看到诺塔的队伍当中有一个女人，面目狰狞，龇牙咧嘴。此人是被解救